

杨芳灿诗风转变探究

——以其山水诗创作为例

王艳欣

(河南大学 文学院, 河南 开封 475001)

摘要:杨芳灿游历广泛,创作了大量山水诗。其山水诗创作呈现阶段性转变,前期清新华艳,中期苍劲雄健,后期质朴悲凉。杨氏诗风前后迥异,原因在于:他既宗法李商隐,又受到袁枚“性灵说”及吴镇“格调说”的影响,诗学主张不断改变;江南与陇右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,其诗歌创作得江山之助;宦海沉浮及岁月流逝使其心境逐渐平和。杨氏诗风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其诗歌创作不断摆脱模拟、自成一家的过程。

关键词:杨芳灿; 山水诗; 诗风; 转变

中图分类号:I207.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8-6390(2020)01-0052-05

清代山水诗创作蔚为大观:王世祯力主神韵,创作了大量山水诗;袁枚倡导性灵,在前人山水诗的基础上自成一格;杨芳灿出生于江南,受业于袁枚,任职于甘肃,山水景物在其诗歌中频频出现。因地域的巨大差异及心态的不断转变,杨芳灿的诗风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,其山水诗创作最能体现这种变化。他的《芙蓉山馆诗钞》前三卷多描写江南景物,四至六卷以甘肃风景为主,七、八卷则作于讲学之途,题材多样,风格迥殊。前人对其诗文的研究已有颇多成果,且多集中于他为官陇右期间的创作,有意无意忽略了山水诗这一主题。对其诗风的变化,亦仅以为官陇右为界,粗略划分为两个阶段,未深入剖析其诗风变化的深层原因。本文以《杨蓉裳先生年谱》为参考,以杨绪容、靳建明点校的《杨芳灿集》为对象,从其中所收录的《芙蓉山馆诗钞》八卷、《诗补钞》一卷中选出近110首山水诗来探究杨芳灿诗风转变的历程。

一、山水诗创作的转变历程

杨芳灿是乾嘉诗坛清新华艳诗风的代表人物,与之交好的洪亮吉曾以“金碧池台”^{[1]6}来形容他的诗歌。但清新华艳只能代表杨氏前期诗歌风格,综观杨芳灿一生创作,虽以华艳为主,但其诗歌前后风格迥异。以其山水诗为例,大致可划分

为三个阶段。

(一) 乾隆四十三年之前:清新华艳

杨芳灿错彩镂金的诗歌风格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六朝及晚唐,尤其是李商隐诗歌的模拟。《蓉湖曲》描写江南水乡的美景,恰如六朝民歌般清新绮丽:“黄蝶盘徊依彩袖,青禽来去啄红巾。红巾彩袖纷无数,吴娃玉腕轻摇橹。”^①短短几句,蓉湖傍晚之景便跃然纸上,色彩的强烈对比使诗歌更添艳丽之感。正如洪亮吉所说,杨芳灿“诗如金碧池台,炫人心目”。杨氏对李商隐的模拟最为集中。他留下了诸多集句诗,就是以集温、李二人诗句为主,其《春夜微雪效玉溪生体》更直接标明效仿李商隐,其山水诗如《秋江泛月歌》则近于李商隐的《燕台四首》。李商隐这组诗以春夏秋冬为序,抒发对思慕女子的相思之情,借奇幻的想象及秾丽的辞藻形成一种哀艳朦胧的意境。《秋江泛月歌》首先用“江妃扶月出紫云,天香瑞彩含氤氲。婵娟临水鉴孤影,七宝阑上娇娥嚬”四句勾画出一个孤独的神女形象,其次用华艳之词“紫晨”“碧空”“霞彩”“琉璃”等营造出迷离之境,最后的“奈寡姮娥自不情,今宵照断还家梦”流露出哀伤之情。杨氏这首诗的构思、用词、意境,处处可见李商隐的影子,其清冷华艳的风格也与之相似。此外,其《秋夜词》四首浮美华艳,也酷似李商隐的《无题》。

杨芳灿19岁时,因伯父杨潮观引见,拜入袁枚门下。袁枚主性灵,杨芳灿受此影响,诗歌亦于华丽之外别开清新之气。如《夜探若冰洞》:“山气夜冥冥,阴崖守巨灵。松荒闻鹤语,洞古带龙腥。一径破云白,双峰削玉青。坐来烦虑遣,泉韵入清听。”山气、阴崖突出“夜探”的视点,松荒、鹤语、龙腥表现出若冰洞的清幽,破、削两个动词,白、青两种颜色尽脱浮华之词,迸发冷冽之气,最后一句以禅理入诗,更觉清峻淡远、诗味醇厚。《舟过秣陵口号》同样体现了他对“性灵”的追求,诗云:“萧疏风柳白门湾,依旧寒潮寂寞还。指点夕阳红尽处,残霞一抹六朝山。”这首诗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写景,读来朗朗上口,清爽不拖沓,而且将萧疏的柳树、寒潮的往复放置在夕阳西下、只余残霞一抹的背景之下描写,更显寂寞冷艳的景物特征。虽是写景,却使人顿生怀古之意,景与情融,堪称佳作。

杨芳灿这一时期的山水诗以富丽华艳为主,因模拟痕迹过重、描写范围过于狭窄,导致诗歌个性不够突出,限制了其诗歌成就。尽管后来在袁枚影响之下稍洗浮华之色,但其错彩镂金的底色仍存。滥用华丽辞藻,失于堆垛和烦琐,就容易淹没诗中之情,这也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,如洪亮吉就曾指出其诗歌多肉少骨。晚清时期对他的批评尤甚,陈廷焯云:“金匱二杨(蓉裳、荔裳),工为绮语,高者亦不过吴菌次、徐电发之亚,不足语于大雅。”^{[2]118}朱庭珍评曰:“杨蓉裳、荔裳昆季,学初唐四子及温李西昆者也。华多实少,有腴词未剪,终累神骨之病。蓉裳颇工四六,诗则品格不高。”^{[3]2366}同样指出其诗歌的丰腴之病,可见杨芳灿前期诗歌成就不高。

(二)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二年:苍劲雄健

杨芳灿生于富庶的江南,自拔贡被任命为甘肃伏羌县令便有怀才不遇之感,一直闷闷不乐。彭文勤安慰他:“人生遇合,命也。知县任亦匪轻,努力为之可耳。”^{[4]644}素有大志的杨芳灿困于边陲小吏任上,对景伤怀成为这一时期其诗歌创作的主流。《花朝前一日赴兰州途中杂题》是他启程赴甘肃途中所作,其中“渭流清宛宛,薇出绿差差”“一片秦关月,流光入远春”等诗句虽涉陇中景物,但清新雅致,风格一如前期。不过此诗多感伤行旅漂泊之苦,已稍带悲凉之感,亦可把它视作杨芳灿诗风转变的起点。《六盘山》《过德隆县》《宿高家堡》《晚至西巩驿》等诗雄壮之气更浓,但此时的杨氏沉溺于自伤自叹,其中“故园归未得,薄宦意如何”“局促嗟卑宦,蹉跎愧壮年”等诗句流露出委屈和伤感,内容狭

窄,格调不高。

《伏羌纪事诗》是杨芳灿诗风的转折点,吴镇评价此诗乃“有物之言,可参史乘”^{[4]121},认为这首诗大类杜诗,可称史诗。杨芳灿此后的诗作,风格多以苍健雄浑为主。甘肃高山叠起,景色粗犷,杨芳灿这一时期的山水诗也多写得气势豪迈,如《贺兰山积雪歌》描写作者面对“银涛百丈拔地起,玉龙蜿蜒露脊尾”的贺兰山大雪堆积之景,不禁高呼“安得手携九节杖?直上层巅披鹤氅,一曲高歌众山响”,豪迈之情油然而生。面对黄河冰封雪冻的罕见景象,他在《黄河冰桥》中写道:“河身冻欲僵,泽腹坚如症。一片玻璃魂,滉漾生镜菱。”除此之外,北邙山、熊耳山、函谷关、石佛峡等景观纷纷成为杨芳灿的描写对象,或嵯峨,或诡奇,或雄壮,与他前期诗歌形成鲜明对比。《空同山记游一百韵》是这一时期杨芳灿的山水长篇,诗以“空同镇西陲,五岳推为伯”起首,突出崆峒山在众山中的雄伟姿态,叹服其“天骨瘦癯”“万景丽崎”的挺拔峻丽,进而对它的渊源进行考证。诗人深入山中,以三个景点切入,详细描写了崆峒山的景观。中峰以仰视视角展现,“列嶂”环绕,树木葱郁,隐藏其中的道观“空香纷绕”,玄鹤高飞,观之令人飘飘欲仙。北岭则“首俯尻益高,胆惧目先逆”,其险峻之势,令人心惊胆战,“危峰名磽磽,长松荫交格。掀腾轧波涛,拗怒摧霹雳”亦将北岭的“崛奇”之态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俯视西台,观其峰峦轩昂,“哀壑”湍急,景色幽翳绮丽,清新之境使作者心情得以放松。诗末诗人再次抒怀,“奇观摇心魄,狂饮豁胸臆”,此时壮阔美景冲淡了作者自伤其身之情,情感升华赋予诗歌宏伟的气魄,更显雄浑。这首诗想象奇诡,将崆峒山峰林耸峙、危崖突兀之景层层写出,结构严谨,语言刚健,堪称杨芳灿山水诗的压卷之作,也是历来描写崆峒山的典范之章。

此时的杨芳灿不仅诗风发生了转变,审美也发生了转化。他在《松花庵诗馀跋》中写道:“凡应酬之作,及稍涉绮艳者,均可不存。叶脱而孤花明,云静而峭峰出。”^[5]杨芳灿此时已有意避开绮艳之风,如王昶所云:“且甘肃界穷边,风沙苍莽,山谷岨绝……往而开拓心胸,发皇闻见,悉其学与才以见于诗。山林台阁之语,益不足以限君也已。”^{[6]2}杨芳灿此时处于政治上升时期,春风得意,雄心勃勃。甘肃壮阔的景观不仅开拓了他的视野,拓宽了其诗歌内容涵盖面,也使其万丈豪情得以抒发,故他这一时期的山水诗大多苍劲有力、气势雄壮。

(三)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十年:古朴悲凉

目前学界流行的看法是,杨芳灿进京任职后才形成其后期质朴淡雅的诗风,其实不然,杨氏在甘肃的最后十年里诗风就已发生变化。《夜过弹筝峡》与《重过弹筝峡》两首诗可看出明显不同。《夜过弹筝峡》作于乾隆五十一年由京师回甘肃期间,此时杨氏因弹劾事件心中愤懑未除,重回甘肃让他更添漂泊之感。他在诗中云:“数遍青峰不见人,肠断天涯远行客。弹筝峡里寒水清,弹筝峡畔孤月明。”孤寂之情溢于言表。《重过弹筝峡》作于嘉庆三年任平凉知府时,此时杨芳灿已四十六岁,心态渐近成熟,面对同样情景,其诗云:“客路重听吟兴惬意,清音渐遥人出峡。回首残霞空外销,一痕纤月如银甲。”作者思及往事,引起内心无限感慨,但并未采取直抒胸臆的方式,而于景中写情,故使诗歌余味悠长,带有古朴之风。此时,甘肃之山也不再一味以雄浑面貌展现,如《雨中看山》写西北高山在秋雨浸润下清冷明静的景象,秋雨如洗,山色更翠,其骨“峻嶒”,其气“萧澹”,无一丝妩媚之色,深微幽静,让作者凭栏高吟,一畅胸臆。此诗清雅质朴,实为杨氏后期优秀之作。

入京之后,杨芳灿诗歌以唱和应酬为主,内容虽狭窄,但表现手法上融早年清新华艳与中年苍劲悲凉为一体,呈现出清新瘦硬的风格特征。如《为吴兰雪题秦淮春泛横卷兼忆旧游》回忆少时秦淮之景“风扉树绿围鸦柏,露井花红绽鸭桃”,《秋夜词》描写秋夜之“峭风吹堕小蟾蜍,露脚斜飞入簾隙”,《雪夜》渲染雪夜之幽“云阴千嶂冥,雪响一楼清”等,于清新中蕴含苍老,冷峭中包蕴古朴,甚为脍炙人口。正如法式善所云:“君生于吴而宦于秦,诗则工于诸体,而皆出之以真。又能神明规矩,不沾沾法古,而古人之妙尽有。就今所诣,已将于义山、山谷之间高置一座,况日进而不已耶!”^{[6]4}这也说明杨芳灿在艺术上已完全摆脱模拟之气,而独创一家、自成高格。在京五年,应是杨芳灿一生中最安闲的时光。总体而言,这一时期的诗歌冲和淡然而不失瘦硬。就其山水诗而言,在杨芳灿晚年静谧色彩又逐渐增强。《自金果洞至北山深处》描写北山深处古柏高悬、野草丛生、蛇虫恣肆之景,与前期《夜探若冰洞》对比,此诗用词造句更为老练,从细微处着笔突显其幽深,最后一句“背山幽路涩,竹棚两三家”颇为古朴,且与整篇意境切合,浑然一体。法式善《梧门诗话》评道:“蓉裳之诗,人但知其惊才绝艳,不知其清峭幽冷处尤入王孟之室。”^{[7]191}指出杨氏后期诗风特

征,颇有见地。杨芳灿后期山水诗中也体现出悲世悯人的儒者情怀,经过汜水时,面对波涛怒浪,寒天冻地,他写道:“长征吾意倦,转惜仆夫劳。”他不再局限于感伤自身,转而关注百姓之苦,其诗歌意蕴更为深厚。

二、诗风转变原因探析

杨芳灿的山水诗由清新华艳转为雄健悲壮,再转为质朴悲凉,变化巨大,原因在于其诗学主张的转变、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自身心态的变化。

(一)转益多师

杨芳灿出生于无锡的书香世家,其祖父杨孝元、父亲杨鸿观俱有才名。杨氏早期诗歌模拟六朝和唐诗,如查揆所云:“农部之诗,上规六代,下掩三唐。”^{[8]572}而其尤喜晚唐,特别是李商隐。他曾表明自己的诗学主张:“姱容修态,丽而不奇,不却罗绮,亦调胭脂……抗手千古,玉溪我师。”^{[4]3}杨芳灿既学六朝,又标榜李商隐,加之江南山水的秀美绮丽,故而他早期的山水诗极尽雕琢之辞。

跟随袁枚学习之后,杨芳灿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,自云:“余幼时作诗,喜学三谢及青莲,未免句摹字仿。”^{[4]639}意识到自己作诗的模拟之病。袁枚推崇性灵,即强调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情实感。他尤为憎恶明清之际诗坛上贵古贱今、宗唐宗宋的倾向,甚至把明七子宗唐之诗称为西施之影,可见他对盲目模拟之风的反对。他教导杨芳灿:“昔王朗欲学华子鱼,唯其似之太过,所以去之愈远。吾辈读书时要与古人合,落笔时要与古人离也。”^{[4]639}隐晦批评了杨芳灿诗歌的模拟之习。杨芳灿受益颇多,称“余于是始悟作诗法”^{[4]639}。王培荀评价杨芳灿云:“先生虽为袁简斋及门,诗实不相袭也。”^{[9]52}认为杨芳灿并未学到袁枚的性灵之气,诗歌不脱华艳色彩,显然王培荀的观点过于片面。对杨芳灿山水诗的分析,可以证明其作品并非一味作绮丽之语,且杨芳灿也颇为赞赏具有灵趣的诗歌,他在《药林诗钞序》中云:“是以锦绣摛华,不敌花藻之美;丝竹发响,终逊山水之音。情至者语自真,志合者声自雅,激扬钟律,照发襟灵,不烦雕饰之功,动合茎英之奏。此东方生之儕辞,而漆园吏之天籁也。”^{[4]487}可见,杨芳灿无论是其诗学主张,还是创作实践,都受到性灵派的深刻影响。

在甘肃与吴镇的交往,也影响到杨氏的诗学观念。乾隆四十六年,杨芳灿与吴镇于兰州相识订交,之后,两人常一起品评诗文,往来密切,在频繁的交流中,二人的诗学观念也互相影响。吴镇继承其师

牛运震的主张，倡导格调。杨芳灿受吴镇影响也颇为重视格律。杨氏晚年回京之后，诗歌虽以唱和应酬为主，但格律益工，颇为人所称道，如吴嵩梁赞其诗云：“蓉裳农部才华绝世，与弟荔裳方伯早负盛名。十年以后，诗律益细，而藻采不凋。”^{[10]2649}“诗律益细”之功实赖于他把格律和性灵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，既避性灵之浅率，又去格调之涩闷，调和二者所长，不仅提高了自身诗歌的艺术价值，终成乾嘉诗坛巨擘，而且为后世诗人创作提供了范例，具有典范意义。

（二）江山之助

地域差异是影响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。中国南北风景迥殊，其于文人创作亦影响深远。关于南北文学的论述，近代学者刘师培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讲解最为详细，他从语音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对南北文学进行分析，又勾勒出先秦至清末南北文学的不同，关于清朝的论述兹转录如下，以供参考：

清代中叶，北方之土，咸朴儼塞冗，质略无文；南方文人，则区骈散为二体：治散文者，工于离合激射之法，以神韵为主，则便于空疏，以子居、皋闻为差胜；治骈文者，一以摘句寻章为主，以蔓衍炫俗，或流为诙谐，以稚威、容甫为最精。若夫诗歌一体，或崇声律，或尚修辞，或矜风调，派别迥殊。然雄健之作，概乎其未闻也。故观乎人文，亦可以察时变矣。^{[11]111}

地域与诗风关系密切，北方宽广无垠，故其诗歌多豪迈奔放，南方山明水秀，诗歌多清新绮丽。地域风貌影响诗人审美观，而审美观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诗风的变化，杨芳灿诗风的变化与地域差异密切相连。他生于江南，任职于甘肃，就两地经济状况而言，明清之际，江南是全国经济与文化中心，商品生产发达，流通规模空前。陇右处于三秦和西域的过渡带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战乱频发，且地处高原，气候恶劣，不利于农业发展，较中原和江南地区更贫穷落后。杨氏《宁夏采风诗》深刻反映了宁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状。社会人文方面，江南普遍重视文化教育，崇文尚教的文化氛围更使此地人才辈出。据统计，明清之际，全国有四分之一的状元皆出于此，清代常州诗人群更是名家辈出。与之相比，陇右民风彪悍，且回民众多，汉回之间时有摩擦，战争不断，故多忽视文化教育。自然环境方面，无锡位于江苏省南部，气候温和，土地肥沃，湖光山色，风景秀

丽，得天时地利之宜。杨芳灿生于此地，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温床，且兼“无锡介乎浙右之地，无名山大川之艰。”^{[12]97}身处江南绮丽的山水景色中，杨芳灿前期的山水诗也多描写秦淮歌舞、秀美山川，展现了南方文化的秀美纤细。陇右多险山、戈壁、荒漠，山川雄奇，更有黄河横贯其中，杨芳灿也惊叹其壮丽之景：“未尝不览山川之雄奇，睹云物之环丽，悲英豪之羌没，慨陵谷之迁贸。思托诗歌以放怀抱，无如性灵坐天，烟墨久疏。始叹江山之助人，不敌风尘之困我也。”其苍茫壮阔与杏花微雨的江南截然不同。陇右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杨芳灿山水诗描写提供了大量素材，而荒寒凄苦的气候也磨炼了杨芳灿的意志，使他的诗风逐步转向沉雄悲凉。

（三）心态转变

据载，杨芳灿生时有“五色雀翔集双树间”^{[4]633}，虽属荒诞，但杨芳灿确实天资聪颖。他三岁习《四书》，四岁诵唐诗，过目不忘，令人称奇。习举子业后，在乡试、科试、岁试中“古学、经解、时文俱第一”^{[4]640}。钱维乔《旅宿不寐忆同里故交得诗八首》其七忆杨芳灿，诗云：“当代无徐虞，梁溪得嗣音。才犹同韫玉，俗竟少分金。弱弟为秦赘，新知感越吟。青云宜努力，剑气不终沉。”^{[13]128}此诗作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秋季，杨芳灿时年二十四岁，尚未拔贡，但已有才名，钱氏此诗肯定了杨芳灿的才情，并激励他应继续努力。总而言之，杨芳灿在江南生活志得意满，这也是其前期诗歌基调轻松愉快的原因之一。

任职甘肃之后，杨芳灿诗歌开始发生变化。乾隆四十六年，伏羌回民起事，攻陷河州，王廷赞和杨芳灿合力平定了这场战乱。乾隆四十九年，石峰堡回民暴动，进攻伏羌县城，杨芳灿身为县令，冒着生命危险提前防守，使得无一旅之师的伏羌县城坚如铁壁，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历经两次战争，杨芳灿变得更加坚定。后杨芳灿因守城之功得福康安保奏，进京觐见皇帝，却忽遭弹劾，谓其“冒销军饷，拥厚赀，是以眷属先行矣”^{[4]650}。皇帝虽未惩罚，但仍勒令追赔。交付完赔金，他几陷于绝境，自云“寓中十指浩繁，而炊火往往断绝”^{[4]650}。政治不顺令他心灰意冷，为请罪避嫌，卸伏羌事。后虽仍奉旨回甘肃任职灵州，但灵州任上未发生大的灾难及战乱，杨芳灿政务之余以编书、交游为乐。前期政治失意使其参政热情减退，如他所云：“客心淡无营，禅关掩虚静。”加之生活安稳，杨芳灿心态也由愤激转向平和，其诗风也逐步发生转化。嘉庆五年，杨芳灿入京

任户部广东司员外郎,从边疆小吏一跃而成朝廷命官,特别是在嘉庆六年担任《会典》编修官后,官职虽不高,但足享翰林清誉。京城文人众多,杨氏进京之后,便与张问陶、汪端光、赵怀玉、法式善等文人交往密切,为诗词之交。此时他的诗歌多唱和及即兴之作,反映其生活及心境的平和。嘉庆十一年,杨氏因丁忧辞官告归,后为生计故,辗转于浙江、陕西、成都等地书院,于嘉庆二十年客死成都。杨氏后期历经生离死别、流寓他乡、生活困窘种种状况,加之自身年老力衰,一草一木都能触动其悲凉之情,故此时山水诗不再是豪情壮志、诗歌酬和的载体,转而抒其家园之痛、生命之悲,风格以清幽孤寂为主。

三、结语

杨芳灿早年山水诗以古体诗为主,尤以七言古诗居多,晚年则近体诗增多,尤以七律为主,这与他晚年崇尚杜甫的创作路径相合,也有助于把握其诗风的变化。从内容方面将其细分,可看出他主要环绕“游玩观赏”与“羁旅抒怀”两大主题而写。游玩观赏类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他二十六岁之前及补灵州知州以后,此类诗歌描写入微,状物生动,或轻松愉悦,或雄浑壮阔,叙事性更强。以羁旅抒怀为主题的诗歌多创作于初任甘肃及后期奔波讲学期间,借景抒情,且能融情入境,诗歌基调幽寂悲凉,抒情性更强。这两大主题的山水诗创作也与其诗风转变密切相关。

总而言之,他前期以李商隐为学习对象,后调和性灵说和格调说,使其诗歌逐步摆脱模拟。又因前后生活地域的差异及心境的变化,诗风也由雄豪转为古朴。就其山水诗创作而言,任职甘肃期间创作数量最多,成就也最高,但与其弟杨揆、张问陶等相比,他的山水诗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数量都略逊一筹。以杨芳灿之才、所历之境,实属遗憾。然杨氏山水诗为清代山水诗及陇右诗都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

笔,重要性不可忽视。对之进行分析,可有助于理解其诗风转变历程,亦可加深对杨芳灿本人文学创作的理解。

注释:

- ①本文诗歌均转引自杨绪容、靳建明点校的《杨芳灿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洪亮吉.北江诗话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3.
- [2]陈廷焯.白雨斋词话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
- [3]清诗话续编:筱园诗话[M].郭绍虞,编选.富涛荪,点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- [4]杨绪容,靳建明.杨芳灿集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.
- [5]冉耀斌.杨芳灿集外诗文拾遗——兼谈杨芳灿与清代中期陇右诗人的交游[J].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2018(4):194-202,208.
- [6]续修四库全书:真率斋初稿[M].纪昀,编选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7]法式善.梧门诗话[M].乌鲁木齐:新疆大学出版社,2006.
- [8]续修四库全书:筤谷诗文钞[M].纪昀,编选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9]续修四库全书:听雨楼随笔[M].纪昀,编选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10]清诗话三编:第一四七七册[M].郭绍虞,张寅彭,编选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.
- [11]周国林.刘师培儒学论集[M]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10.
- [12]无锡县志:卷二[M].李勇先,王会豪,点校.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9.
- [13]续修四库全书:竹初诗抄[M].纪昀,编选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
[责任编辑 于湘]